七日談（北京篇）

書吧女主人與生命的禮物

綠　茶

小女孩喜歡書，當鄰居同齡的男孩女孩都在院子裏瘋玩的時候，女孩總是獨自湊在油燈旁靜靜地看書，看哥哥們從別處借來的書。一天，在外打工的三哥給她帶回來一本《平原槍聲》，這是女孩記憶中第一份屬於自己的珍貴禮物，也悄悄在心裏埋下了與書為伴的種子。

女孩去了工廠上班，工餘時，別人在打毛衣、織襪子、聊家常，她則埋頭抄書。1979年，女孩24歲了，仍在街道工廠當一名女工，此前只接受過四年的小學教育，但因常年讀書，萌發了很多夢想，這夢想堅定而執拗，女孩堅持自學，到溫州二中旁聽。這年，女孩鼓足勇氣參加了高考，揭榜後，數學零分，總分卻在重點線以上，這一令人驚詫的成績，讓她被廈門大學外文系破格錄取，在那個充滿奇跡的年代，她創造了自己的傳奇。

她叫朱錦綉，一位溫婉嫻淑的溫州女孩。

到了廈大的朱錦綉，傳奇還在繼續，在她閨中密友林丹婭眼中，「這是一個與我們大家都有那麼點不太一樣的人。她就是有這麼一點奇怪的本事，她會把天上的星星，做成水果沙拉；而把火腿肉，弄得像天上虹霓。她的宿舍與其他同學的一樣簡陋，卻有着閨房的氣息。怎麼能怪那時年輕且無經驗的潮哥，會把持不住自己，剛走進錦兒的宿舍不久，就迷了方向，丟了信念，失了童真，居然破天荒地想結婚？而且，非錦兒不結。」

這位「迷了方向」的潮哥就是廈大校園裏的風雲人物——盛子潮，他從浙江師範大學本科畢業，考到廈大讀現當代文學研究生，師從應錦襄教授，和同門朱水涌、李以建在廈大校園裏有「文學三劍客」的名聲。

自負傲嬌的盛子潮，在師妹李清向他引薦了外文系畢業留校的溫州女孩朱錦綉後，為引起錦綉注意，李清和錦綉同學劉靜提前在她面前大聲朗誦盛子潮發表在《廈大研究生》創刊號上的詩歌。兩位紅娘不遺餘力，愛情在盛子潮與朱錦綉的心中瀰漫開來。

「三天後，盛子潮敲響我宿舍的門，呆呆的站在門口邀請我去海邊散步，次日又邀請去鼓浪嶼遊玩……一天晚上，沙灘散步回來路上，他牽着我的手站定在我面前說：『你讓我想起一首唐詩……』我因為羞怯，只莞爾一笑，讓他誤以為是我不喜歡他，他連夜寫了一首詩，投放到我的郵箱，這就是江湖上盛傳的那首《敲門詩》。我只是在原詩下面寫上一行字：『心門早已為你打開，你不進來怪誰呢？』然後也放進他的郵箱。」（朱錦綉《生命的禮物》）

儘管盛子潮對他的《敲門詩》很是得意，參加各種文學、詩歌活動都朗誦這首愛情詩，朱錦綉雖然不寫詩，但這一行回條顯然更具「詩意」，給這位詩人得意的詩作，做了最浪漫的註腳。

他們成了廈大校園裏的愛情佳話。那年，朱錦綉三十歲，盛子潮二十八。

1987年，盛子潮畢業想回到杭州，侍奉在深愛的母親左右，分配到浙江作協工作。朱錦綉為了深愛的丈夫，辭去廈大校長田昭武院士的外文秘書工作，調到杭州商學院（現浙江工商大學）教書。辦完調入手續幾天後，他們的孩子出生，為了紀念在廈大的相遇相守，他們為孩子起名盛廈。

才華橫溢的盛子潮很快在文學界闖出名頭，在浙江作協及後來浙江文學院院長任上，為浙江的文學事業起了重要的推動。外語出眾的朱錦綉，在杭州商學院開啟自己的教學生涯，她喜歡這個事業，喜歡和學生們純真相對，她以為，教書就是她一輩子的事業。

然而，天不遂人願，正當這對神仙眷侶在事業和生活都風生水起的時候，1999年，朱錦綉查出結腸癌中晚期，當她被推進手術室時，醫生說手術成功率只有50%，絕望的盛子潮在手術室外痛不欲生，他只能在心中祈禱，並暗暗發誓，只要深愛的錦綉能平安脫險，就算傾家蕩產，也要滿足她的願望。

不得不說，愛的力量是強大的，朱錦綉戰勝了死神。從手術室出來，朱錦綉經歷着漫長的化療，那是比癌症更讓人煎熬和可怕的過程，在無數朋友的關心和愛的呵護下，她的內心升騰起一個強烈的念頭——開個書吧。當子潮流着幸福的眼淚問妻子：「你有什麼願望？」錦綉說：「想開個書吧！」接着補充：「就當留一份念想，如若哪天癌症復發走了，書吧可以繼續陪着你們，就像我在身邊一樣。」

▲純眞年代書吧。　作者繪

幾乎身邊所有人都反對她開書吧。但經歷過生死考驗的錦綉，似乎突然有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勇氣與力量，並且在她四十五歲生日當天，寫下一篇《好想開書吧》，把她開書吧的初衷、設想、理念，甚至執行方案講得清楚明瞭，這份「書吧宣言」似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效用，盛子潮被說服了。

2000年9月28日，「純真年代書吧」悄然開張，從此，杭州的文學人和到杭的文學人，再也繞不開這個文學據點。九年後，2009年9月28日，書吧搬到西湖邊寶石山腰，繼續為理想保溫，為文學堅守，漸漸成為杭州城內不可或缺的文學景觀。

莫言、余華、阿來、張抗抗、葉兆言、李敬澤、麥家……這些文壇響亮的名字經常出沒，書吧儼然成了中國文壇杭州分壇，似乎一切都太完美了。然而，這樣的景觀並非唾手可得的，所經歷的辛勞和磨難，外人也許永遠無法體會。

2012年，又一道晴天霹靂落在寶石山腰，盛子潮查出咽癌，這次，他沒有像妻子一樣戰勝死神，在與病魔困鬥一年零三個月後，2013年8月29日凌晨，年僅五十六的盛子潮告別了深愛的妻子和兒子。在靈車駛出醫院，哀傷的錦綉讓靈車繞道，在寶石山腳下停留，和他們夫婦互贈的「生命的禮物」作最後的道別。

這一年，盛廈二十六歲，父親的離去，讓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得接過父親肩上的重擔，毅然辭去證券公司的工作，回到書吧和母親一起共同面對困難，共同呵護這份沉甸甸的「生命的禮物」。

轉眼二十五年過去了。書吧男主人盛子潮走了也十二年了，女主人朱錦綉老師已七十高齡，依然純真、溫婉，兒子盛廈則成長為成熟的書吧主人，並深愛這份「比難更難」的事業。母親朱錦綉欣慰地看到兒子的穩重和擔當，這份「生命的禮物」是他們全家的情感載體，更有一股傳承的力量，溫存、強大。

網文出海勢頭勁　助世界讀懂中國

從《斗羅大陸》到《慶餘年》，從《詭秘之主》到《上元歡》，中國網絡文學正以驚人的創造力在全球市場開疆拓土。「當前，中國網絡文學海外活躍用戶約2億人，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地區讀者總量佔全球80%，市場份額超50%，北美地區約佔30%，歐洲、拉美等地正成為新的增長點。」在近日舉辦的「2025中國國際網絡文學周」上，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發布《中國網絡文學國際傳播報告（2025）》，全面勾勒了中國網絡文學的全球發展圖景。

大公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的中國網文。　大公報記者俞晝攝

浙江杭州高新區（濱江）白馬湖畔，綠樹掩映間，一幢幢外牆以數字標號的別墅錯落有致，與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這裏有着如世外桃源般的名字——「神仙居」，連同兩公里外的海山公園3號樓「天馬苑」，共同組成了中國網絡作家村。自2017年建村以來，這個沒有農田的村莊成為了350位網絡作家的共同家園，孕育出包括《藏海傳》《開端》等多部膾炙人口的網文作品。

中國傳統文化IP化開發

「我是2020年入駐的，現在是一名全職網絡作家。」王譽蓉身材嬌小，語氣溫柔，但這絲毫不影響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另一個架空的世界裏殺伐決斷。事實上，這位高一便開始創作網文的年輕90後姑娘也曾一度棄筆從商，最終卻在父母「不務正業」的擔憂中重新打開電腦，將腦洞中的故事一個個敲成鍵盤下的文字。

2024年，王譽蓉的作品《上元歡》先後被兩家新加坡出版社看中，譯成英文版在東南亞、歐洲、北美等地區發行。這是一部以南宋臨安城為創作背景的玄幻小說，講述了逍遙小神仙元夕（元宵節的擬人化主角）因觸犯天規來到古代臨安城，並在與小夥伴們共同化解危機的過程中逐漸領悟到守護人間秩序的責任的故事。

翻開英文版《上元歡》的扉頁，一幅以杭州河坊街為中軸線的全景圖徐徐展開，二十四節氣化作形態各異的散仙群像，與南宋點茶、製瓷等禮樂文化交相呼應。「事實上，中外讀者對於網文『爽點』的需求是相通的，例如歐美讀者喜歡看小人物逆襲，那我就用中國小神仙打怪升級的故事去推動情節的發展。」

▲王譽蓉與她的作品《上元歡》。

如今，《上元歡》同名微短劇已完成拍攝剪輯，正翻譯製作成20多種語言版本，屆時將覆蓋北美、歐洲、東南亞等多個地區，同名遊戲也在密鑼緊鼓地開發中。「在出版社的建議下，我們還做了許多與宋韻文化相關的文創產品，現在賣得比書還好。」

「網文作家需要與時俱進」

如果用網文的形式去描述王譽蓉的成長經歷，那應該是「天才少女之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叛逆故事——十多年前，仍在上高一的王譽蓉因為不喜歡一部網文中男二號的結局，毅然決定另起爐灶，重寫了一部讓男二號與女主角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網文。「那時候我每天放學回家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偷偷寫，差不多日更1000字，慢慢積攢了一批忠實粉絲。」

2018年，25歲的王譽蓉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裸辭。「我把自己關在出租屋裏，廢寢忘食地敲擊着鍵盤，以此前的工作經歷為藍本創作了一部『職場＋商戰』的網絡小說。」2019年，這部名為《愛情已到，請簽收》的網文拿下了第二屆兩岸青年網絡文學大賽的獎項，也重拾了她的創作信心。

如今，這位年輕的網文作家已經成長為中國網絡作家村的黨支部書記，與350位村民一齊推動着網絡文學的主流化、精品化發展。「網文作家更需要與時俱進。」王譽蓉告訴記者，最近她正在寫一部以杭州為背景的作品，主角是一位算法工程師。「希望通過網文這個載體，讓更多人了解這座城市，感受互聯網之都的風采。」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上元歡》的文創產品在海外暢銷。

►《上元歡》的英文精裝版裏充滿宋韻元素。

AI賦能　加速網文多語種出海

近年來，借助人工智能技術，網絡文學翻譯產能和創作效率有了大幅突破，中國網文「一鍵出海」正在成為現實。9月26日發布的《中國網絡文學國際傳播報告（2025）》顯示，目前多數平台的翻譯作品中，AI翻譯比例已超過50%。除翻譯環節外，AI技術也應用於內容分發環節，通過語義識別、關鍵詞、用戶偏好建模技術構建內容畫像，實現精準個性化推薦。

「網文出海的AI翻譯，主要應用了AI大語言模型的翻譯能力、文本優化能力、對多語種的語言理解能力等。」在閱文集團相關負責人看來，網文翻譯的效率，是影響海外網文用戶體驗的重要因素。「相對於傳統機翻方式，AI大語言模型具有更快的速度、更加豐富的語料以及更低的翻譯成本，可以產出翻譯質量更高的文本。」

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閱文海外閱讀平台WebNovel新增3400多部AI翻譯作品，累計AI翻譯作品總數超7200部，佔整體中文翻譯作品總量約七成。「在小語種方面，當前WebNovel的作品已覆蓋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德語、法語、印尼語、日語等11個語種，2024年AI翻譯的非英語作品的收入增長超過350%。」

當然，要保證網文翻譯的質量，機器翻譯與人工校對相結合的模式必不可少。「AI大語言模型負責基礎翻譯，人工校對則負責精細化的修正和對最終翻譯質量的把控。」此外，在作品從上架、連載到完結的整個生命周期，用戶的及時反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通過用戶評論獲取海外讀者對於翻譯內容的反饋，在此基礎上進行關鍵詞提取、數據分析，不斷優化翻譯內容。」

海外作者達130萬人

▲受中國網文《斗羅大陸》的影響，英國小伙卡文如今也成為了一名全職網絡作家。　大公報記者俞晝攝

「我第一次看中國網文是在2018年左右，當時看的是《斗羅大陸》，完全被吸引進去了。」英國小伙卡文告訴記者，他喜歡網絡文學那種「永遠連載不完」的勁頭，於是便萌生了自己創作的想法。「我的第一部網文作品叫《我的龍系統》（My Dragon System），在連載的過程中，收到了來自全球網友的催更，那種感覺很奇妙。」

在卡文看來，中國網文蘊含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比如燈籠、竹林、摺扇、茶道、飄逸的絲綢衣袍等，對於很多海外讀者而言非常新奇。「此外，中國網文所刻畫的人物充滿活力，情節一波三折，能勾着讀者忍不住往下讀。」卡文笑着說，「每當我遇到寫作瓶頸時，就趕緊刷刷中國的網文，一定能給我帶來新的靈感。」

卡文的故事並非特例。《中國網絡文學國際傳播報告（2025）》顯示，當前網絡文學海外作者達130萬人，海外本土創作作品已超200萬部，海外創作生態已成規模。越來越多的海外作品借鑒中國網文「系統文」「無限流」「升級」等敘事模式，並且有機融入中華文化符號。

責任編輯：寧碧怡　李兆桐　美術編輯：徐家寶